

走朱冲

平生最大的酷爱就是登山、看山、拜山、读山。

那天，也就是人间最美的一个四月天，天，是湛蓝的，风，是温馨的。与友人结伴，去攀援离城几十里地的红花山。上山有三条道，三个方向。我们选择从红花山东北方的朱冲登麓。

朱冲，位于红花山东北侧山脚下，这里居住多为朱氏乡民，系朱熹子嗣。1565年宋代理学家朱熹后人——十一世祖虎公携家眷由泾县迁居而来，于此世代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距朱冲八里地，撇开车辆徒步前往。像一个信徒对佛门虔诚的景仰，对山心存敬畏。虽未曾焚香沐浴成斋三日，也不会三跪九叩行拜山之礼，却屏气静心沉淀浮躁，缓缓入心。顺着狭长的阳山冲，吮吸着山路两旁花草树木的馨香，聆听着山涧里潺潺流水和树上欢快的鸟语，向着大阳朱冲走去。渐渐地接近宁静安恬，宛若莲花的花山，慢慢地享受着青峰列奇的大山，远远地溢出的温暖与慈悲。不由地一种惯贯通肺腑，一种快感酣畅心灵。

在朱冲村口，凝神伫立在横卧村口溪沟上的紫云桥，回望石拱桥两端，一边紫云亭(宫)一边紫阳堂。这些依山而建，雄伟威严的古老建筑遗存，都来自久远年代的痕迹。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佐证它们的前世由来。

相传久远的春夏之交一日，晴朗天空突然乌云密布，接着一场罕见的暴风骤雨，霎时山洪倾泻而下，冲毁房屋、田地、人畜。

恰遇风水先生路过，指点惊慌恐惧的乡民，在村口溪沟架一座石拱桥，桥两端各造一座“紫阳堂”与“紫云宫”，镇住兴风作浪的“美人蛟”。从此，红花山和一桥一堂一文，庇佑这里青山沃土朱熹子嗣，赐予这块土地上居民波澜不惊的寻常，过着尘世安定与轻盈的日子。

寻常日子与安定生活，被日寇的侵扰打破，这里成了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陈木寿，这个福建宁德的汉子，1938年随闽东游击队来到皖南，3年后，在红花山区任独立排长，北撤前任皖南支队一营营长。抗日时期，他带领所属部队转战铜、南、繁、芜、宣、泾，令日寇与国民党顽固派胆战心惊。

北撤前夕，他来到离村不远的一座山冈，这里掩埋着1939年5月中旬在乌金山岭与日寇激战时牺牲的吴兴富、陈生春、彭寿明、钱志和、姚裕堂、强明金等六位战士。他在18岁小号手坟莹前，默默地伫立许久，这娃娃兵是他从家乡带出来的，现在却在长眠在异乡的山冈。他向当年为烈士装殓下葬的村民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毅然决然地领着部队，向长江边疾奔而去……

小号手与那些战死的新四军将士，以及驻扎这里的中共繁昌县委、皖南特委，还有驻守在红花山的新四军三支队五团三营，在这一带活动的皖南支队的官兵，是喝着朱冲山涧里清冽的泉水，是吃着朱冲山地里的五谷杂粮，骨子里养成了炎黄子孙的硬朗与忠贞，为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繁昌抗战中心的花山，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用雪亮的刺刀，暴烈的手榴弹，火力猛烈的机关枪，前仆后继的冲锋……”

1948年4月，皖南铜陵、繁昌一

灯下漫笔

故乡的山——红花山

程自桥

带确定为“大军渡江跳脚板”，朱冲也被选定接应渡江先遣干部大队的“落脚地”。

这年的7月5日黎明，任三野南下大队干部中队长的陈木寿，从无为白蒹洲偷渡，在繁昌油坊嘴登岸，他又一次踏上了江南的土地，来到阔别3年多的红花山脚下朱冲。

他在小号手坟莹前说：“快了，等大军渡江了，江南解放了，就带你回家。”话还没说完，就被凶煞的国民党独立十三旅密集的枪声打断。来不及吃上一口朱冲乡亲们准备的饭菜，就急忙率部隐蔽进红花山密林……

十六天后，陈木寿率部转战到南陵桂镇小青山，再次遭到国民党围剿，终因敌众我寡，陈木寿壮烈牺牲。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兵，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在芜湖江边码头悬挂了三天。

就那三天，朱冲接连阴风怒号，雷雨霏霏。低沉的风声呜呜然，如诉如泣。村里上岁数的人都说，那是小号手吹的号。他们曾听过小号手为牺牲的战士下葬时吹过的号。指着村口一块巨大的巉岩，说小号手那几天，就站在那儿昂着头，举着铜号。

一看，那块巉岩还真酷似一个年轻的战士，昂首挺胸站在那里，背靠红花山，对着山外吹着号子。

想去墓地拜祭一下那小号手和另外五名英烈。村上人说，前几年，这些烈士忠骨移葬到了县老烈士陵园。

忠骨虽迁葬，可这些英烈热血与灵魂，早已融入了红花山这片青山沃土，融入朱冲这块山涧田地，庇护着这几日日益安逸富足的百姓。

山麓上

从朱冲村后一条崎岖的山道，登上红花山山麓。

在一千二百年前，佛家弟子曾经建造庙宇，宏扬佛法的遗址，如今重建的佛光寺前，仿九华山肉身殿前的九九八十一级石阶上，驻足不敢贸然上前。离红花山主峰红花尖，就差那么十来级的石阶。默默仰望一群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登上山麓，成了山至高处人为峰。他们欢呼雀跃，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指指点点。

毛泽东当年站在橘子洲头，一个哲学思想的高地，曾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敢仰天叩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确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浩然壮志。那是伟人的胆略与抱负。平凡的吾辈只有胸围，哪有如此大的胸怀。伟人重上井冈山黄洋界：“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壮志凌云豪情万丈，又有谁敢与之比拟。

有人提议登山麓上一块平台，环顾四周苍苍莽莽群山，目睹远处浩汤汤江水，心中自会涌动着潮头。清代繁昌知县梁延年，曾站在山麓，吟诵着：空山壁立对斜晖，影落寒江鸟乱飞。此处白云岫岫好，探樵人唱夕阳归……

那年，美国战地记者史沫特莱在江南新四军军营里生活了近一年后，

去往江北新四军一线部队，通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和一个个据点，途经红花山。傍晚，她站在山麓，眺望云雾山岚万籁俱寂的山下，远处血色夕阳下一条奔流不息的万古长江。不久写下了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战歌》，在其中“横渡扬子江”一节里，记下曾夜宿红花山山麓，断垣残壁庙里的点滴。在书中，表达了她一路护送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战士的热爱，描述了红花山奇峰峻岭的壮美，深信中国人民终会将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抗战时期，为保卫皖南门户，阻击日寇进逼皖南，谭震林将军站在山麓，指挥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和皖南支队，游击队，在这里同日寇展开大决战，取得了繁昌第三次保卫战的胜利……

日军派遣军总司令曾哀鸣道：“国民党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乃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震撼大江南北五次繁昌保卫战，打出中国国威，打出新四军军威……最终没能登上山麓，不愿当山高人，为峰。盘膝坐在寺前石阶，面对一座禅演湘大和高圆寂后下葬的灵塔前合十祈愿。

多年前，登红花山山麓。那里还有红墙青瓦，翘角飞檐，紫竹扶疏，松柏参天的佛光寺。大和尚，还没回归本源清静的佛土，还在呕心沥血潜心修行，为重建“佛光寺”，默默隐忍一路前行。在抗战时日寇炸毁的庙宇废墟上，搭起一间仅有几平米茅棚。佛祖前，大和尚双手合十：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大笑无声。还没开口求解，他又口吐几字：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是非……

若干年后，尘世里一路跌跌撞撞，对一切事物的认知、感悟，懂得唯其靠自己心灵证得。

二千七百年前，孔子叹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老子回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孔子面对河流感叹，逝者如斯，自己年华老去，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老子说：人，生于天地之间，和自然一体。人，生老病死，自然界的春夏秋冬，循环往复，是道的运动，大自然万事万物都是这样的。人得随遇而安，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苦求功利，自己不被心所困，何来生出烦恼。

起身缓步拾阶下山，这佛门地境，本不属凡人久栖之地，还是回归红尘。遵循老子道的活法，过着上天赐予此生剩下的，寻常日月人间烟火：人生天地之间，乃与天地也。

下纸棚

从红花山主峰海拔450米高的红花尖顶，向西沿着山脊下到海拔269米高的乌金山岭，再折向南，顺着两山之间山坳，缓缓地下到青棠冲纸棚自然村。

一幢幢拔地而起的住宅楼，依山而建，飞檐翘角红瓦顶，白墙灰赭红大门，错落有致地点缀在两山之间的

山冲里。家家户户大门上方，有着一块十分奇葩的门牌：纸棚村。疑惑这村里，从何而来。红花山方圆好几十里地，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绵延不绝，漫山遍野修竹绿树层层叠叠，山间民居周围参天古树遮天蔽日。地名大多取冲、湾、头、凹、弯。这条山中冲里却有着的一座：纸棚村。环顾散落在绿树掩映中的民居，一条清澈见底的潺潺涧溪，找着与“纸”、与“棚”这两字具有共存关系又相互印证的参照物。

有一楼前晒场，一位耄耋老翁，正聚精会神编制竹器，是儿童跳舞蹈的小竹篾，精美的小背篓下方，还吊上几串金色铃铛。

老人精瘦头发花白，饱经风霜的脸上一道道沟壑，是流淌过的岁月长河；那双温和的眼睛闪烁着慈祥的光芒，阅读过人间多少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的故事。

满腹疑窦欲言又止，撞上老人那双黝黑深邃的眸子，似乎一下子就看穿了五脏六腑，湮没在心灵极地的蛛丝马迹，赤裸裸地暴露无遗。

老人娓娓道来：清道光年间，州府就在此设立了造纸工场。山上有大片的皮楮树林，山涧有长年不枯的溪水。生产出来的纸，色泽黄亮，纸质细腻，抗拉力强，耐皱耐折，吸水性好。是当时书画、印刷、装帧用的上等好纸。老人不无惋惜地长叹：皮楮树林毁了，原材料断供了，造纸技艺失传也没留存下来。村里仅剩一棵176年的皮楮树，遗留下一个造纸的纸槽，空留下一个带造纸的“纸”字，带工场棚的“棚”字的村名。

倏地穿越二百多年，站在高高的山岗，放眼四周，造纸作坊工场棚，散落在狭小的十里山冲。到处是忙碌的山民：煮树皮、碾料、造槽水、捞纸、压榨、拷干、晒纸、揭纸、数纸……也看到大山外府衙市井，文人墨客争先提笔，在这里制造出炉的一张纸，坚韧洁白、柔软光滑、久存不陈的纱纸上，或泼墨作画或奋笔疾书……

在遗存下的纸槽前，在唯一仅存的皮楮树下，心存感激这纸槽这村木。他们的存世，胜过口口相传，甚至胜过地方志上的文字，有力地佐证着这里前世的辉煌与荣耀。

这几百岁的造纸槽，这一百多年的皮楮树，不问风月喜忧，不问花草朝落。只与淡默岁月守幽深。他们的存世，我们有了历史和文明的根，我们知道了曾经的过往，不惧怕时光摧毁和抑制，有了可传承的记忆，不再会忘却。

与这相距三十里地正南方的柯家村，创建于五代的繁昌窑，兴盛于宋代，衰落于宋末元初，曾为南宋官窑烧制过贡瓷，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衰败没落，就是在创烧青白瓷创造“二元配方”制瓷工艺后，就不再创新发展，就一直停滞不前，最终因落后而衰败灭亡。

当这里皮楮树资源枯竭，转而应采用这山山岭岭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毛竹资源。不幸的是，这里与“繁昌窑”的柯冲人一样，在历史不断进步与发展中，犯下错失持续创新的抉择。闭守等待的结局，只能是衰败、荒废……

纸棚造纸业的衰落、消亡，不必扼腕叹息，历史进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生存与灭亡，无非一种轮回，也是一种令人敬畏的法则。想到这，郁结的心便释然了。

加入党组织的记忆对每个人而言是不同的，可能是一片灿烂的星空，可能是一本多彩的画册，也可能是一首成长的歌谣，倾诉着青春的激情和梦想。我的入党记忆，是一段坚定信念的精神成长史……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祖辈辈靠种地维持生计，农闲时靠打零工赚点零花钱，日子过得相当清苦。

往事悠悠

我的入党记忆

查君书

还记得孩提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时常萦绕耳边，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的故事伴随着成长。那时，党好像离我很远，但却使我无限崇拜，充满希望。

懂事时，身边的人用老一辈共产党员对党的朴素情感感染了我，从那时起，入党情结就像埋下的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潜滋暗长。

中学毕业后，我怀揣着对为人师表的无限崇敬与向往，加入了教师队伍。那一刻，我幸福满足；那一刻，我心潮澎湃；那一刻，我只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希望能够尽快入党。我觉得，只有向党组织靠拢，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由于心中对党的热爱与忠诚，我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恪尽职责。每天清晨起来，早早来到教室，辅导孩子晨读。孩子进步了，我会给他们表扬鼓励；孩子犯错了，我会帮助他们寻找原因。当一届届孩子离开学校，我时常默默祝福；当几年后他们

回校看望，我会像朋友一样迎接。

2002年，在祖国腾飞的日子里，我终于在这面鲜红的党旗下，紧握右手，眼含泪花，坚定地向党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一刻，我有了一个新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那一天起，我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也清楚地认识到入党不仅仅是从组织上入党，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入党，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为此，18年来，我坚持学习，不断提高理论素养，坚定跟党走决心。在工作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义无反顾服从组织决定，把坚持理想信念同做好本职工作结合起来，把自己的理想同为人民服务的态度结合起来，说实话、办实事，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从那一天起，我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校门口，时常有我的身影，保障道路畅通；课堂上，我带着学生勤奋学习，获得一项项荣誉；日常生活中，我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感染学生；面对家长，我“以心换心，以情动情”，赢得了家长的信任……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18年党龄的老党员了，18“岁”，黄金一样的“年龄”。我将不忘初心，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积极加倍努力，不断追求、开拓创新、奋发向上，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演绎出一份独特的精彩。



文艺副刊

娇艳 缪俊

·340·

迁坟公告

因孙村镇2020年完成新增补充耕地任务，在孙村镇汪洋村乌塘组实施林地整理开发复垦项目。凡在孙村镇汪洋村乌塘组项目区内范围内，涉及乌塘组大坝山徐姓、高姓、陈姓、周姓等坟墓约100家需迁移，现将该地块迁坟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汪洋村乌塘组项目区内所有坟墓（四至范围：东至万里林场茶地，南至新黄荻路，西至乌塘组水田，北至孙冲组山岗。）具体以红线界桩为准。
二、请上述迁坟范围内坟墓之主，务必于2020年11月6日前自行迁移完毕。
三、逾期未迁移的视为无主坟墓，将统一进行迁移。
特此公告
联系人：高升凤
联系电话：0553—7233066；18010760550
孙村镇汪洋村村民委员会
2020年11月2日

遗失声明

●盛宏来遗失3402220011002112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程冬宝遗失3402220012011198号就业失业登记证，声明作废。
●舒程程遗失0001383号繁昌县碧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据(AH-繁昌碧桂园)(合同路径：繁昌碧桂园P659;开票项目：预售款;收款金额：23000元)，声明作废。
●舒程程遗失034001800105、1562626号安徽增值税普通发票(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房地产预收款*销售自行开发;金额：256570元;备注：繁昌碧桂园13-1-801)，声明作废。
●陈厚仓遗失繁昌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除房屋坐落：城西村李元组;产权性质：私产;结构等级：砖木Ⅱ;建筑面积：67.5平方米)，声明作废。
●俞春明遗失繁昌县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拆除房屋坐落：繁阳镇环城西路93-18";产权性质：私产4737";结构等级：混合Ⅱ94.77平方米，砖木Ⅱ5.10平方米)，声明作废。
●俞星、俞日仓遗失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荷塘小区”G13幢二单元401号房，房屋建筑面积113.05平方米)，声明作废。
●俞春明遗失城西西苑安置小区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城西西苑安置小区”10幢2单元401号房，房屋建筑面积109.43平方米)，声明作废。
●单元元遗失安置房安置协议(安置房为“荷塘小区”十一幢一单元502号房及5号储藏室，房屋建筑面积为120.42平方米，跃层面积54.57平方米，储藏室面积为16.67平方米)，声明作废。

诗路花语

我走不出稻田

曾德健

远望晨灯中迎送学子的老桥
被一夕暴雨折断了
永恒的信念

曾经计划着移河造岛的我
侧立桥旁
俯身于稻田
便回想起了昨天

那是一弯一弯直入大地的背影啊
阳春三月里见证了历史的锋芒
几千年的农耕文化
因一代代不屈的中华儿女而
坚强悠远

那一拱一拱收割时光的背影啊
金秋时节磨亮了历史的镰刀
几十年的耕犁岁月
因一个叫水竹的小村而
自然古典

起身或者走出梦境
模糊的眼睛遮挡了我
来时的路线

可想呼喊的我似对当时当景
有所印念

竭力走出别人的世界
却已走不出别人的世界
忘了自己的世界
自己又不知如何画圆

心香一瓣

深秋夕照

章铜胜

秋雨。是纳兰性德《蝶恋花·出塞》一词结尾的句子。这首词的开头是“今古河山无定据”，我更喜欢起句的突兀、饱满，像浓醇墨汁的笔，落墨便不凡，于苍茫中蕴涵着辩证的哲思，只是它的调子有些高冷了。很多时候，人不能过于理智通透，也该有些一往情深的情愫，这样才可爱些。就像纳兰性德，他还看见了深秋雨后照进深山的夕照，那斜斜地从云层、树梢间漏下的阳光，照在林下的落叶、黄花和雨珠上，是多么纷繁而又复杂的场景，像无定据的河山，也像无定据的人生，在寒冷与温暖之间，在晴与雨之间，无定据。

有时候，我在想，宋词登上辉煌巅峰后，曾有过一段漫长而寂寞的时光，这段时光经历了数百年，跨越了元和明，直到清初，才出了一位词风“清丽婉约，哀感顽艳，格高韵远，独具特色”的纳兰性德。对于词来说，纳兰性德是不是就如深秋雨后，照进深山的那一抹夕照，清丽而又明媚，哀伤而又凄婉呢。也许不是。

抛开纳兰性德的词不说，单是深山夕照深秋雨，又照亮了多少深秋的景致，温暖了多少在秋天落寞而又彷徨的目光。年年岁岁，深秋夕照，只是点亮时光的一抹亮色吧。

深秋的夕照，照进了收割后的

最美的夕照，一定是在深秋。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些小开心，仿佛自己发现了别人不曾留意不曾发现的景致一般，便有些虚荣有些自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能给自己一些小欢喜的生活的细枝末节，譬如深秋的夕照。

夕照四时，各有不同。冬日的夕照，冷白、苍苍，容易让人想起天寒路远，残雪压屋。茫茫的夕照里，望着远处的一星灯火，只能感觉到微弱的一点温暖，那是难以暖身暖心的。行旅之人，心总是漂泊难定的，也是无处安放，至少在冬日的夕照里，浪迹天涯的游子，是不甘心也不愿将心安放于斯的。

夏天，我常到长江边去看夕照。水岸边，落日熔金，细碎碎的光影，铺陈着瑟瑟的半个江面，粼粼的波光华丽炫彩。一叶渔舟划进绚烂的水域，仿佛是在构建一个美丽的错误般，我知道摄影者是希望这样一种闯入的，我也并不介意那叶渔舟的莽撞，默默地在岸上看着。好在不会一会儿工夫，渔夫便将打鱼的小舟，划出了那片一闪而逝的光影。江面依然安静，夕照却不减热情。很多人都站立在江边，看着夕照和江面，表情有些贪婪，我也是贪婪的。

春天呢？在春天的欣喜里，万物生机勃勃，似乎没有多少人在意那一抹夕照的。我对春天的夕照，好像也没有什么印象留下。我喜欢深秋的夕照，明媚而又温暖。它照进了时光的深邃里，也照进了些许寒冷的现实里。它照进了成熟的欣悦，也照进了淡淡的感伤。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